

## 》中国观察之潘多拉专栏

# “官跑跑教育”比“范跑跑”更可怕



“范跑跑”是自己先走，“官跑跑教育”则是在演练规则，在培养和强化学生“为领导让路”“让领导先走”的新本能。后者无疑比前者更可怕，对学生的伤害更加直接，危害更深远。

云南昆明某示范中学举行地震演习，四楼的学生蜂拥着从两个楼梯下楼，10分钟后才完成转移。另有6个楼梯空旷畅通，学校领导陪同上级领导在其中说笑、参观。有学生怀疑，这6个楼梯是“领导专用通道”，所以不让学生由此下楼“逃生”。

(5月26日《中国青年报》)

虽然学生的怀疑尚未得到学校证实(一般说来，这种事即便千真万确，学校一开始都是要矢口否认的)，但从地震演习的情况看，学生只能从两个楼梯集中下楼，那6个楼梯专供领导使用，如此安排明显大大有利于领导通行，大大不利于学生迅速疏散，因此，学生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的演习，绝对是演习过的死亡率比没演习过的高得多”。如果该中学当时确实有此安排，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防震教育”，对学生有百害而无一利。

“5·12”汶川地震时，中学教师范美忠不顾学生安危，自己率先跑出教室，事后又高调宣扬其“自由主义”观点，受到舆论的猛烈批评，人送外号“范跑跑”。相较之下，云南某中学在地震演习中涉嫌开辟“领导专用通道”，旨在方便领导快速转移顺利逃生，因只是防震教育性质的演习，而非抗震救灾的“实战”，不妨称之为“官跑跑教育”。

## 》第二落点

## 有一种地震生存演习叫“领导来了”

地震来了，生命为大；大火来了，领导先走；领导来了，学生绕行。我国哲学强调“天地之大德为生”，前一句里的“生命”应当是指所有人的生命，尤其是更为弱势、更需要呵护的学生生命。然而可悲之处在于，真实的情况却是后两者。克拉玛依大火中，每个学生都有逃生的机会，尤其是离后门近的那些师生，然而大火中却传来了一道响亮的指令性声

音——让领导先走。现在，领导又来了，他们占据了逃生通道。有一种地震生存演习就叫“领导来了”——演习的目的就是告诉学生如何保护领导。这便是时下教育安全体制中的最大可悲之处。虽然，领导们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让学生逃生、或是更好地观摩学生逃生过程中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足，但地震一来，大多数听话

的学生还是会拒绝做“范跑跑”的。要知道，只有在老师和领导中才能产生“范跑跑”。天灾固然可怕，可谁也不能排除这世上就不存在人祸式的天灾。“地震来了”与“领导来了”合起来产生的荒诞，发人深思。问题在于，我们在反思的时候，有没有对时下的官本位体制进行反思？有没有对媚权思想进行反思？如果没有，我们可以说，教育中的

师没有舍身救助学生的必然义务。他的“理论”未必成立，但“人人平等”的前提没有错。“官跑跑教育”不同，其“理论基础”是领导拥有优先逃生的特权，普通学生天然低领导一等，因此要给领导提供通行便利，“让领导先走”。对于这种教育，人们并不陌生——十多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发生大火，某些教师和官员喝令学生“让领导先走”，由此加重了学生的伤亡。可见“官跑跑教育”早已成为许多地方共同的规则，昆明某中学只是按照规则进行演习罢了。

“范跑跑”率先逃生，更多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本能”，事后他虽然嘴硬，认为自己是在践行“自由主义”，其实他未必没有反省和悔意。“官跑跑教育”不同，它已不是某个人的“本能”，而是在运用组织的力量，训练和巩固一种旨在“保障领导人身安全”的规则。看起来，作为示范学校，昆明某中学的经验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并可能向其他学校示范、予以推广。这是“范跑跑”万不能及的。

此外，“范跑跑”有一个“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教师和学生也是平等的，所以教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 》第三只眼

## 当学校逃生演练也沦为政绩工程

除了两处楼梯其余6个通道全部没人，通道口站立的小红帽不是引导同学们避险，而是成为领导们的指挥灯！一方面是拥挤的同学冒着发生踩踏的危险演习，一方面却是领导们在说笑声里畅快地视察漫步。这是一种怎样的官场形态啊！“这样的演习，绝对是演习过的死亡率比没演习过的高得多。”孩子口中说出的简单道理为何这些领导们却熟视无睹？

中小学校园危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自然灾害，另一类是人为因素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如公共环境卫生、健康卫生、疾病预防和医疗卫生事件、火灾、工程质量等造成重大事故。这些校园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讲，都是可防可控的，且不说，欧美、日本国家在此方面重视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汶川大地震时，桑枣中学全校2000多名师生只用了1分36秒就全部逃离了教学

楼，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便是证明对学生进行校园危机演习的重要性。校园事故频发，已经引起了政府各部门的重视，但上级的重视却没有引起某些学校和领导的重视，很多地方只不过是把“逃生演习”当作形式，在新闻中昆明这所学校的做法，便给我们生动的展示，学生逃生训练不过是应付上级领导的一个形式，在谄媚上级领导面前，

学生的生命根本不在学校的考虑之列！

天灾难免，人祸让人心痛，在一定程度上讲，学校领导对危机管理认识不到位，领导专用通道比地震本身危害性更大，学校和部门领导的不重视，拿演练当儿戏比自然灾害更能夺取孩子们的生命。当有那么一天，学校的逃生演练也普遍成了弄虚作假的政绩工程，那么，大的悲剧，离我们就不远了。

(刘义杰)

##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 “人情干扰”解释不了司法枉纵



整个权力体系不轻易丢卒保车，是因为体系不仅需要车也需要很多卒。从秦三仔被刑讯逼供致死一案，能够看到权力脱罪的通道是何其宽广。死亡鉴定可以作“科学操作”，立功或自首可以作“法律认定”。事发地新田县检察院起诉两名警察，新田县法院两次退卷。官官相卫、衙门互保扩大了绝望。

(5月26日《大河报》)

秦三仔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飞车抢夺抓获，同案抓获者后因盗窃被判一年，而公安机关为了获得抢夺作案的口供，刑讯秦三仔致死。两名警察刑讯逼供罪成立，但两次审判，都因认定有自首和立功表现而得以轻纵。

我不想说此案的细节，那是过堂要做的事，我只知道法院判决的结果显示，一个青年因刑讯逼供而死，刑讯者甚至还可以继续留在公安机关工作。人命如草，官法如炉，判决合乎这流传千年

的中国古语。

一个人死在刑讯之后，一般人会认为这就是刑讯致死，但其实“可操作性”还大得很。鉴定机构可以证明你是心源性猝死，而刑讯不过是造成了软组织挫伤，这种伤可以诱发或促进死亡。这种“科学的模糊结论”，法院可以认定刑讯诱发或促进死亡，也可以认定刑讯并非死亡的直接原因。

河南赵作海被治之以杀人罪，他因办案警察的拷打和恐吓而多次作出有罪供述。警察的恐吓是，把你拉到外面，跳下车去，一枪毙了，就说你逃跑。如果说那是虚拟的，秦三仔案件则是真实的：把你折磨死掉，就说你心脏不好，折磨也不是死亡的原因。

从秦三仔案，能够看到权力脱罪的通道是何其宽广。死亡鉴定可以作“科学操作”，立功或自首可以作“法律认定”。事发地新田县检察院起诉两名警察，新田县法院两次退卷。

我虽不明白检察官称此案“人情干扰”具体何所指，但宽广的脱罪通道之存在，这本身就不是否普通的“人情干扰”可以解释。它是制度化的后门，体系化的连环保，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操作得全身而退，只要有需要保住的人。

整个体系不轻易丢卒保车，是因为体系不仅需要车也需要很多卒。如果卒轻易可丢掉，那么谁来做卒？无卒，车就是光杆车，又何以自保？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地方要使一个权力机器担当恶名也不对作恶之人实行切割。不轻言切割，就可以培养忠诚。

似乎已有一段时间，司法机关出现违法者，已不再有“害群之马”的说法。例如这两名刑讯逼供的警察，哪怕不致死人命，应该也算是“害群之马”吧。然而，这两个刑讯者只要免予刑事处罚，现在就可以仍然在公安机关供职。当地公安机关竟可容留“害群之

马”，是否说明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马群？

一些地方将打击非正常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当成“维稳”之要事。秦三仔的父亲秦春发，自从儿子死后，就开始成了一个上访户，而且逐渐变成“非正常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我想，恢复正义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秦春发所求的，无非是对儿子的一个告慰。然而，这个告慰得到了吗？儿子被刑讯致死，责任者安然无事，他难道不该正直、越级、重复地上访，难道让人心死，哪怕父子之情也冷漠，就算良民？

前两天，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要排查非正常上访、重复上访、越级上访案件，有效化解矛盾。这是在全国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说的，主要是针对行政审判中把“大局”地方化、以“大局”“稳定”为借口排斥司法监督的现象。

官官互保扩大了绝望。当权力侵害权利的事情发生时，司法不彰，司法被作为维护权力而非实现公正的工具，产生了大量上访事件，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

## 》眼观江苏

## 五花八门的开通费都应该马上取消

根据江苏省物价局最新通报，从6月1日起，江苏将在全国率先大规模清理规范有线电视收费项目，取消开通费等9个项目及其收费，降低1个项目的收费标准。

(5月26日《现代快报》)

其实，早在去年8月，发改委、广电总局就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梳理涉及有线电视服务的收费项目，对涉及用户申请办理开通、移机、停机、复机、过户等手续的不合理收费项目要予以取消。

江苏的做法给出一个信号：长期垄断性的有线电视“开通费”等将走进历史。在市场竞争不充分的今天，公众盼来了“开通费”不合理的官方表态，但更希望各地都以此为起点，将更多的像“开通费”一样的不合理收费全部取消。

名目繁多的“开通费”向来为人们所诟病：安装固定电话，有开通费(初装费)；上管道燃气、天然气，有开通费；装宽带、ADSL，也有开通费……消费者购买了服务，并在使用时按量交费，还得额外交“开通费”，这种垄断性的收费十分不合理。正是因为公众有怨气，也曾经发生过不少消费者和商家因为“开通费”的争论。

如今，官方首次公开承认有线电视“开通费”等不合理，并全面梳理“不合理收费”项目，彰显了执政部门的为民理念，更传递了监管部门着手治理“乱收费”项目的信息。既然江苏省开了这个好头，就应该继续深入下去，并扩大治理“不合理收费”项目的范围，将涉及公众生产生活的一切像“开通费”性质的“不合理收费”纳入取消范围。

专家指出，市场竞争不充分使企业随时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变服务价格。因此，根治“开通费”等“不合理收费”，不仅需要监管部门政令上的叫停，更需要法律条例形式的“紧箍咒”，不给服务企业“不合理收费”滋生、变异的土壤，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王文武)

## 》热点纵论

## 急功近利的人们缔造了疯狂的养生学

今年绿豆均价上涨数倍，提出“绿豆养生”的营养师张悟本被认为是背后推手。记者经过调查发现，绿豆价格上涨还和旱灾减产、囤积居奇等综复杂的原因不无关系。

(5月26日《新京报》)

从去年的4元一斤，涨到今年的10元一斤，绿豆价格和房产价格涨幅一样吓人，房子价格畸高可以不买，但饭却不能不吃，尤其是当某种食物被赋予了神奇的养生效果之后，不追赶潮流多吃点绿豆，简直可以视为不要命。

“食疗更有益”是个常识，所以原为针织厂工人的张悟本突然这么火，和悠久的“食疗”传统其实关系不大。如果非要挖掘原因，那么，营养师们煽动性的讲演，养生节目的推波助澜，以及环境恶化下人们更关注健康，才是推动以“绿豆养生”为代表的养生学狂热起来的根本原因。

神话“食疗”的效果正在朝着荒谬的方向发展，针对媒体的质疑，张悟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像模像样地拿出一份某医学中心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通过对其疗法效果的抽样调查，“痊愈”占比14.9%，“显效”占比26.7%。单是这“痊愈”一词，就足够神奇的了，它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疯狂气功宣称的“包治百病”，纯粹是忽悠。

对养生学的疯狂追捧，显示出人们急功近利的一面，而单纯信任“绿豆养生”，更像是陷进了一场商业阴谋——只要食用得当，任何常见食品都能达到养生效果，单单推崇绿豆让黄豆、红豆们情何以堪？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没错，但迷信某种被神化的说法并将之当成真理，却是一种现实的荒诞。

(韩浩月)